

药殇：德济堂

(旧书摊所得残卷。纸色焦黄，边角焦黑，似曾遭火。卷首无作者名，仅题“德济堂学徒记”。中有多处墨迹模糊，似为后人刻意涂抹。余疑其为医馆内部记事。——猫抄录者记)

第一卷 青衿人樊笼

(旧卷第一篇。纸色微黄，墨迹尚新，似写成未久。卷首无署名，只写“德济堂学徒记”。——猫抄录者记)

春江水暖的时候，阿诚进了城。

湘江的水涨得慢慢的，颜色却有些浑浊。江面上漂着枯叶、木屑，还有不知从哪儿来的药渣，远远望去，像一锅被人忘在火上的旧药汤。渡口边人来人往，吆喝声、骡马声、担子摩擦石阶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倒像是城里永远不会停的一口大锅，日日夜夜都在沸。

阿诚站在石阶上，看了一会儿江水。

他背着一个旧布包。布包的布早已发白，角上打着补丁。里面有两件换洗衣服，一本《本草经》，还有几十两碎银。

那银子是乡里人凑的。临走的时候，祖母把银子用红布包好，塞进他怀里，说：“孩子，学医是好事。人命关天，莫要学坏。”

阿诚点了点头。

他那时还年轻，年轻人总觉得世上的话都是简单的。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。救人自然是好事，学医自然也是好事。至于“学坏”是什么样子，他从来没有想过。

他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手，手指缝里有一股药味。

甘草的甜、黄连的苦、当归的一点潮湿气，还有附子微微刺鼻的毒味。乡里采药多年，他对这些味道已经熟得不能再熟。

他能闻出七十二种药材，却闻不出一一种后来才见到的东西。那东西没有味道，却能慢慢把人熬死。

城南的街很宽。

青石板被车轮磨得发亮，像一层薄油。街道两旁是各式铺子：铁匠铺、米铺、布庄、茶馆，还有许多药铺。药铺门口总摆着几只竹篓，里面装着晒干的草药。空气里总有一点苦味。

阿诚走着走着，忽然停住了。因为街道尽头有一块匾，那匾很大，金底黑字。

写着三个字：德济堂。

字写得极好，笔锋沉稳，据说是城里一位进士题的。凡是刚进城的读书人，看见这块匾，总要停一停。

阿诚也停住了。他站在石阶下，看了很久。

德济堂的门口很热闹。有人抬着病人进去，有人捧着药方出来，也有衣冠整齐的郎中在门口低声交谈。那些郎中穿着干净的长衫，说话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让人不由自主想低头的气度。

阿诚忽然觉得心里有点热。他听过很多关于德济堂的故事。

有人说，城里最难治的病，最后都会被抬到这里。有人说，朝廷里的御医，也曾来这里请教方子。还有人说，谷公写的一味方子，能让整个药市涨价三个月。这些话在乡里传得像神话一样。

于是德济堂在许多年轻人心里，就不再是一家药铺，而是一座圣殿。

阿诚看着那块匾，觉得自己像站在庙门口。他忽然想起祖母的话——“学医救人。”那时他觉得，这四个字就在这块匾上。

于是他走上石阶。门槛很高。他差点被绊了一下。但还是进去了。

德济堂的前堂很宽敞。柜台后面是一排排药柜，抽屉密密麻麻，像蜂巢一样。空气里有一种复杂的气味：陈皮的甜、黄芩的苦、沉香的幽、硫磺的刺鼻。这些味道混在一起，让人几乎分不清呼吸的是空气还是药。

阿诚站在那里，忽然觉得有点紧张。

这地方比他想象的大得多，也安静得多。病人说话都很小声，学徒们来回走动，却几乎没有脚步声。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必须轻一点，慢一点，否则就会惊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
不久，一个瘦高的学徒走过来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阿诚连忙拱手：“我来拜师。”

那学徒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他带着阿诚穿过前堂，走进后院。后院比前面安静得多。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槐树，枝叶稀疏。树下摆着几只石凳。院子四周是药房和书房，窗子半掩着，里面传出纸张翻动的声音。

那学徒停在一扇门前。

“谷公在里面。”

他说完就走了。阿诚站了一会儿，才轻轻敲门。

里面有人说：“进来。”

房间里摆着许多药柜。阳光从窗子斜斜照进来，落在桌上。桌后坐着一个老人，老人穿一身深灰长衫，袖口整齐。他手里把玩着一枚玉蝉，玉蝉很白。

白得像没有埋过土。

“你就是阿诚？”

老人问。

阿诚赶紧跪下。

“弟子愿学医道。”

老人看了他一会儿。那目光不急不慢，像在衡量什么。然后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医道即人道。”

他说这句话说得很慢，像一条早已挂在墙上的匾。人人看见，却很少有人想过它是什么意思。老人又说：“在德济堂学医，先学做人，做人要圆”。阿诚当时听不懂。他只觉得这话像书里的道理一样深，于是低头答道：“弟子谨记。”

老人点了点头。

“你先跟着大师兄。学三年。”

阿诚心里一喜。三年之后，他就能成为真正的医者。那时他还不知道，有些地方的三年，不是学医，是学别的东西。阿诚走出房门时，院子里的风正吹动槐树的叶子。叶子沙沙响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。天空很蓝。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光明的地方。

而我这个后来抄书的人知道，有些地方看起来越光明，里面就越黑。但那时的阿诚，是不会知道的。因为年轻人总是相信匾额，尤其是金色的。

第二卷 朱墨夺命色

(旧卷第二篇。纸边有油灯熏痕，字迹前紧后乱，似写于夜半困顿之中。中有数处涂抹，墨色尤重。——猫抄录者记)

阿诚进德济堂的第一年，还算像个学徒。

所谓学徒，无非是认药、拣药、晒药、背方、抄方，再在师父们看不见的时候，把背错的地方偷偷改过来，免得挨骂。白日里，他跟着师兄们在柜台后面跑，认得了黄芩与黄连，记住了附子与半夏该分箱放，知道了哪种药材怕潮，哪种药材怕光，也见识了城里病人的模样：富贵人家的病是“虚”，穷人的病是“拖”，官家老爷的病总要说得婉转些，小贩苦力的病则往往只配听一句“熬着”。

阿诚起初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
人间本就有贫富，病也自然有轻重，药铺里忙些累些，也是应当的。若说他那时还有什么欢喜，便是每日晨起开柜时，那股扑面而来的药香。那香气混杂而繁复，先是晒干根茎的土腥，再是陈皮甘松的幽甜，末了浮起一点石斛、当归之类的温润。阿诚常觉得，这味道就是医道本身，苦，却不至于绝；涩，却也含着一点救人的盼头。

然而到了第二年，这味道里就渐渐掺了别的东西。

那东西起初并不显眼，只像药汤表面的一层浮油，稍不留神便掠过去了。等真看清时，才知道那并非油，而是墨。

第二年开春之后，谷公忽然传话，说德济堂这几年“名望渐隆”，朝廷又有意遴选“杏林名宿”，编入《济世良医录》，以示朝廷体恤民瘼，劝勉医者之德。堂中上下都说这是大喜事。前堂里来抓药的病人并不懂这“良医录”究竟有何用处，只听见“朝廷”“名

医”二字，便纷纷点头，说谷公原是当得起的。后院里的师兄们却忙了起来，脚步比往日更轻，神色却比往日更紧。

阿诚那时还不知道，凡是大喜事，往往都需要人先去做些见不得光的苦工，才显得天降其福，名至实归。

那天傍晚，大师兄把他叫进账房。

账房在后院东北角，平日里门总关着，与药房不同，里面闻不出什么草木气，只有一股陈纸、旧墨和算盘珠子长年磨出来的冷味。窗子也小，白天尚且嫌暗，到了黄昏，屋里几乎只剩一片黄沉沉的暮气。

大师兄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

桌上放着厚厚一摞卷宗，纸页泛黄，封签整齐，朱红色的签条上写着四字：病案实录。

阿诚行了一礼，站着不动。

大师兄指了指椅子：“坐。”

阿诚没坐。他看见桌旁摆着两方砚台，一方研了黑墨，一方研了朱墨；朱墨颜色浓得发乌，灯下看去像凝固的血。

“近来你抄方子少错，字也稳。”大师兄说，“谷公说你有心，叫你来帮着誊录卷宗。”

阿诚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里甚至有些高兴。

誊录卷宗，总比满院子搬药包、晒药架体面些。在他看来，能接触病案，总算是离真正的“医”更近一步。

他便坐下，伸手翻开第一册。

第一页记的是一个咳喘病人，后附脉案、舌象、药方，再后面有疗效纪录：服药二十剂，症减三分；续服月余，迁延未愈，后转别铺。

阿诚往下翻，第二例、第三例，大同小异。多数病人都是“稍愈”“未愈”“迁延”“复作”之类，少数记为“愈”，倒并不多。

他翻了一会儿，忍不住道：“这些……都要誊抄一遍么？”

大师兄看着他：“不是誊抄。”

“那是……”

大师兄把朱笔推了过去。

“改。”

阿诚没有听懂：“改什么？”

“把不好看的地方，改得好看些。”大师兄说得很平静，像在说今晚风大不大，米饭软不软，“谷公申报《济世良医录》，朝廷看的是成效，不看苦心。你若把这些‘迁延未愈’原样抄上去，岂不是叫人看笑话？”

阿诚怔住了。

他低头看那卷宗上的字，又看看那支朱笔，一时竟像没反应过来。过了半晌，才低声问：“可……病若未愈，如何改作愈呢？”

大师兄笑了一下。

那笑容极淡，淡得像纸背透出来的一点旧痕。

“你还年轻。”他说，“世上的事，不是‘愈’与‘未愈’那么分明的。病人离了德济堂，后来如何，你知道么？也许他回去后自己就好了，也许换了药也好了，也许压根没来得及死。既然说不准，写成‘大愈’又有何妨？”

阿诚说不出话。

大师兄便伸手翻到一页，指给他看：“这里，‘症减三分’改‘症减七分’；这里，‘迁延未愈’改‘续服而安’；这里，‘复作’不好，改‘偶感风寒，旋即平复’。字不用大改，语气圆一些就行。你不是最会揣摩方义么？如今也该学着揣摩文义了。”

阿诚捏着那支朱笔，指节一点点发白。

他原以为医者拿笔，是为了记脉象、录病情、传方药，像农人拿锄，木匠拿斧，都是明明白白做事的器具。现在才知道，笔还有另一重用法：它可以不去记实，只去替人粉饰；不去辨病，只去遮丑。它不救人，只救名。

“怎么？”大师兄问，“不敢下笔？”

阿诚低声道：“若是假的……”

大师兄忽然把笑收了，声音也沉了下来：“假的？你以为世上什么是真的？匾额是真的？名望是真的？官府那边的嘉奖是真的？人家看的原就是‘样子’，德济堂若不上样，连带着所有学徒的前程都不上样。你读了些《本草》，就真以为世上只讲药性，不讲门面了么？”

阿诚的耳根渐渐发热。

大师兄又道：“你以为谷公是为了自己？谷公若入了《良医录》，德济堂便是天下名铺。到时你我出去，也算出自名门。你在乡下时，不也正因为听说德济堂是圣手云集，才巴巴赶来？如今既进了门，又嫌门楣太亮，刺了你的眼，这便有些不知好歹了。”

这话说得并不重，却像钝刀子一样，一下下刮在阿诚心上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初来时站在石阶下，仰头看那块金匾，只觉得胸口发热。原来那热，并不全是理想；里面还掺着一点更俗、更软、更难启齿的东西——对“名门”的向往。

而德济堂，显然比他更懂得怎样利用这向往。

那天夜里，阿诚第一次改了卷宗。

他下笔很慢。

每改一个字，都要停一会儿。

把“未愈”改成“渐安”时，他手心全是汗；把“复作”改成“偶感余邪”时，他觉得胃里有些发空。灯火在纸页上轻轻晃，朱墨一点一点渗进去，仿佛不是渗在纸上，而是渗进了什么更深的地方。

他忽然想起乡下祠堂里祖宗牌位上的字。

黑底金字，庄严得很。

若有人半夜拿了朱笔去改，添一笔，抹一划，把先人的名讳改得面目全非，那也不

过如此吧。

他一笔一笔改着，心里却像在冒冷气。

后来他常想，那天夜里，自己其实已经知道不对了。只是“不对”这两个字，太轻；而“规矩”“前程”“名门”这些字，太重。轻的撞上重的，多半是要碎的。

此后几个月，账房成了阿诚夜里常去的地方。

白日里他仍在前堂配药、听诊、抄方，夜里却要跟着大师兄整理卷宗。凡是病案实录、药效统计、回访记录，凡是要送到官府、药商、乡绅处“传阅”的，先要过一遍他们的手。

起初只是改几个字。

后来便不只是字了。

“这里病人太少，添上二十例。”

“这里写‘略有不适’不好，换成‘无不称善’。”

“这里有个病人服药后吐血，删去。”

“这张脉案太寻常，不够显师父手段，重写一份。”

阿诚渐渐明白，所谓“卷宗修改”，并不是把杂乱的东西誊清楚，而是把真实磨平、磨顺、磨得合人心意。像药铺里炮制药材，先晒、后蒸、再切、再炒，直到原本的辛烈酸苦都被制服，只剩下一副“可用”的样子。不同的是，药材炮制后尚能治病，真实被炮制后，却只剩下治名的效用了。

他曾偷偷比较过原稿与改稿。

原稿里多有迟疑与失败：病人反复、药效不稳、药价太高而中断、家属不信而转医，甚至还有误诊、拖延、争执。那是活人的记录，难看，却像真的。

改稿则整洁得多。

每个病人都知医、敬医、感医；每副方子都恰到好处，偶有波折，也只是为了衬出谷公的“神机”；就连未愈的，也必要添一句“因家贫停药”“因迁居中断”，总之不能让人觉得是德济堂无能，只能叫人觉得是病人无福。

阿诚看久了，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：仿佛病人并不是来这里治病，而是来充当卷宗里的材料。活人的咳喘、疼痛、发热、呕血，到了纸上，都不过是谷公“声名”这剂大药里的配伍之物。有用的留下，不好看的删掉；不够响亮的添几笔，太扎眼的抹几道。人还没凉，便先被制成了例证。

有一天深夜，阿诚改到一例妇人病案。

那妇人因产后血崩来诊，谷公首诊后开了补血固脱之方。卷宗原稿后面记着：次日病势陡急，复诊不及，亡。旁边还夹着一张家属写的欠条，纸角上有泪痕。

阿诚手一抖，差点把灯油碰翻。

大师兄走过来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例删掉。”

“她……她死了。”阿诚低声说，“若删去，便像没来过似的。”

大师兄道：“死了便死了。莫非还要把死人抬到《良医录》里去么？”

“可她分明来过。”

“来过又如何？天下每日死的人那么多，难道都要写进卷宗？卷宗不是替死人立传，是替活人铺路。”大师兄看着他，声音有些发冷，“你若总惦记病人死活，就学不会做事。德济堂不是义庄。”

阿诚望着那张欠条，好一会儿没动。

那纸很薄，灯光一照，背面的字隐隐透出来，像一根根细小的骨头。

最终，他还是把那一页抽了出来。

抽出来时，他甚至觉得纸在手里轻轻响了一声，像有人在喉咙里咽下一口气。

自那以后，阿诚开始做噩梦。

梦里总是账房。窗子很小，灯焰很黄，桌上的卷宗堆得比人还高。他坐在中间，手里拿着朱笔，一页页地改，改不完。纸上的字会渗出红来，慢慢漫过桌面，像血，又不像血；更像煎药时浮在汤上的一层浓稠药沫，越搅越黑。那些被他删掉的名字，会忽然从纸里浮出来，挤在灯下看他，不说话，只是看。看得久了，脸便模糊起来，变成一团团浸了水的墨。

他惊醒时，常常已近丑时。

窗外很静，只有风吹屋檐。

他却总疑心那不是风，是有人在极远处低低叫他，叫他去把什么改回来。

白天，他的神色也渐渐不同了。配药时偶尔会出神，抄方时会盯着一个字发呆，连闻药都不像从前那样准了。有次前堂来了个病人，咳喘得厉害，痰中带血，阿诚给他包药时，闻见一点铁锈般的腥气，忽然想到那张被抽走的产后血崩案，手一抖，药勺里的川贝撒了一桌。

大师兄在旁边冷冷道：“稳一点。做药的人手抖，是给人添病。”

阿诚低头把药拢起来，没说话。

他那时已经明白，德济堂里最忌讳的，不是错，而是显出“错”的痕迹。病可以错，账可以错，卷宗可以假，只要别让人看出来。看出来，便是不懂规矩；不懂规矩，比不懂医更要紧。

入夏后，谷公果然因为“德高艺精，活人无算”而被举荐。城中几家大户送来贺礼，药商也纷纷来拜。德济堂门口比往日更热闹了，匾额似乎也比先前更亮。前堂里有人高声说：“谷公果然是圣手！”学徒们脸上便也带出一点与有荣焉的神色。

阿诚站在柜台后，听着这些话，竟有一瞬间恍惚：仿佛那些夜里改过的字，真的都成了真的；仿佛只要众人都点头，那些删去的病案、改过的疗效、添上的赞语，便不再算假，而算一种更高明的“真实”。

这种恍惚只维持了片刻。

傍晚，账房里又送来一摞新卷宗。

大师兄把朱笔放到他手边，说：“别愣着。名声既大了，往后送出去的东西，更要经得起看。”

阿诚望着那支朱笔。笔杆乌黑，笔锋浸透了朱墨，沉甸甸的。

他忽然觉得，这不是笔。

倒像一把很小的刀。

刀不杀人，只割字；可字一旦被割开，纸背后的人也就跟着变了形。先是病人的命，后来是学徒的心，再后来，也许连谷公自己，都只剩卷宗里那副被修得光亮无比的模样了。

那天夜里，他终究还是继续改了下去。

因为灯已经点上了，卷宗已经摊开了，账房的门已经关了，而一个刚进名门的年轻学徒，若还想留在门里，似乎也就只能先学会握稳这支笔。

只是从那时起，他闻见药香，便总觉得里面混着一点墨味。

起初很淡。

后来越来越重。

重得像这德济堂里，并不是靠草木救人，而是靠朱墨续命。只是续的不是病人的命，而是招牌的命，门面的命，前程的命。至于别的——譬如病人的痛，学徒的心，夜里改字时那一点点残存的羞惭——便都像药渣一样，煎过一遍，熬干了，便可以随手倒掉。

第三卷 铜铃

(旧卷第三篇。此卷字迹较前卷更乱，时有重描与涂改。卷末有一行小字：“夜半所记，恐明日忘之。”——猫抄录者记)

德济堂檐下挂着一串铜铃。铃并不大，只有拇指般粗的铃舌，却偏偏响得清脆。晴天风轻时，铃声细细地响，像有人用指甲轻轻敲玉；风大时，则一阵紧一阵地颤，叮叮当当，仿佛整座院子都在晃。

初来的人都说好听。有人说这铃是从南方带来的法器，可以辟邪；也有人说是谷公年轻时游学时所得，悬在檐下，是为了醒神。

阿诚刚来时也这样想。那时他站在院子里，听见铃声，还觉得有点雅致。药铺里日日煎药、配药，气味沉闷，有一点金石之声点缀，倒像读书人房里悬的风铎。只是后来他才明白，这铃并不是给风听的，是给人听的。

德济堂里的人，几乎没有不怕铃的，尤其是学徒。铃一响，便要过去，不论手里正在做什么。有时是拣药，有时是抄方，有时是刚刚坐下吃饭。铃一响，就要放下。不放下也不行。因为铃声响了第二遍的时候，大师兄通常已经站在门口。

第一回铃响，大家还只是不动声色地停一停手里的活；第二回铃响，便有人急急忙忙地往院子里跑；等第三回铃响，院子里便已经站满人了。

若谁来得慢些，大师兄便会看他一眼。那一眼并不凶，只是冷，冷得像冬天井水。

有一次新来的小徒弟没有听见铃声。他正蹲在后院洗药罐。等他匆匆赶到时，院子

里已经站满了人。谷公站在台阶上。

他没有骂人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方才在做什么？”

小徒弟低声说：“洗罐。”

谷公点点头，说：“医者做事，要有分寸。”

那孩子听不懂，愣在那里。

大师兄便替他说：“铃声响时，分寸便在铃声里。”

第二天，那孩子就被派去晒药。

晒药在屋顶。夏天太阳毒，冬天风又大。晒药的人很少再听见铃声，因为铃声是给院子里的人听的。

自那以后，学徒们便渐渐学会了。铃声就是规矩。铃声也是时间。铃声响，便是要做事。铃声不响，也不能真当是闲着，因为铃声随时会响。有时候是丑时，有时候是卯时，有时候是半夜。

铃声的缘由也并不相同。有时谷公忽然想喝茶，有时忽然想起某个方子里的字，有时只是睡不着，想找人来问一句话。这些事情都不大，却必须立刻有人来做。

阿诚最初觉得奇怪。

有一次，他忍不住问大师兄：“师父为何不用人传话？”

大师兄正在账房里翻卷宗。

他听了这话，抬头看了阿诚一眼。

“你觉得铃多余？”

阿诚不敢答。

大师兄却笑了一下。

“铃不多余。人会迟疑，铃不会。人会想为什么，铃只会响。”

阿诚当时没有明白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大师兄说的并不是铃，是人。

铃声渐渐变成一种影子。白天听见，晚上也听见。有时候明明没有铃声，阿诚却会忽然停下手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听见了。

有一天夜里，他刚刚躺下。窗外没有风，院子里也很静，他却忽然坐起来，心跳得很快。他觉得铃响了。等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又躺下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觉得铃响，再坐起来，还是没有。他就这样坐了半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的眼睛红得厉害。

大师兄看见了。

“没睡？”

阿诚点头。

大师兄没有问原因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习惯就好。”

习惯是很奇怪的东西。它能让人忘记很多事情。例如为什么早起，例如为什么读书，例如为什么学医。

慢慢地，学徒们连走路也变了。他们走得很轻，轻得像怕踩碎什么。其实他们怕的

是铃声。铃声若突然响，他们必须立刻停住手里的事。于是人也变得像铃，没有自己的节律。

有一天夜里，铃声响得很急。阿诚正在账房里抄卷宗。他听见铃声，立刻站起来。墨水还没有干，朱笔掉在纸上，拖出一条长长的红线。他顾不上，跑到院子里。

院子里已经站了十几个学徒。谷公站在台阶上。

他说：“方才那一页卷宗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字不妥。”

大师兄把卷宗递过去。谷公看了一会儿，用手指点了点一个字。

“这里的‘大愈’，改成‘霍然’。”

大师兄点头。卷宗递回账房。众人散去。铃声不再响。

院子里恢复安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阿诚回到账房。那页纸还摊在那里，朱笔在纸上留下的红线像一道伤口。他忽然觉得有点冷。那一夜，他很久没有再动笔。

后来他常常想，那串铜铃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人。铃声不过是一种提醒，提醒所有人：这里的一切，都不属于自己。时间不属于，睡眠不属于，甚至连耳朵也不属于。因为耳朵必须时时听着铃。

阿诚渐渐发现，连梦也开始变得奇怪。梦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铃。

叮。

叮。

叮。

一声一声，像在空院子里回响。

他有时在梦里站起来，却不知道自己是醒着，还是仍在梦中。

有一次，他在梦里听见铃声。他起身走到院子里。院子很黑，铃没有响。但他却觉得，整座德济堂都在轻轻颤，像一只巨大的铃。而他们这些人，不过是铃里的舌头。只要有人轻轻一碰，便要响。

第四卷 枯井

(旧卷第四篇。此卷纸页潮痕甚多，墨迹时淡时浓，疑为冬夜所写。卷首题“记井”，字迹较前卷更为凌乱。——猫抄录者记)

德济堂后院有一口井，井很旧。

石栏已经磨得发滑，井口边缘长着几簇细草。草不高，却长得顽固，一年四季都在那里，像是忘了自己本该长在田里的。井已经废了。

从阿诚进德济堂起，就没见过有人从那井里打水。院里的水都从前堂井里取。那口井深，水清。而后院这口井，则一直空着。

有老人说，这井以前也用过。只是后来院子扩建，井口离药房太近，怕湿气坏了药

材，便废了。也有人说，这井不吉。早年有个学徒夜里失足掉下去，捞上来时已经凉了。说法很多，却没人认真去问。因为德济堂里的人都很忙，忙的人很少有时间去关心一口不用的井。

只有阿诚常常去看。起初只是路过，后来是站一会儿。再后来，便常常坐在井边。

井口很深。白天往里看，只见一团暗影。夜里更黑，黑得像什么都没有。阿诚有时觉得，这井像一只眼，睁着，却什么也不看。

德济堂的日子，一天一天过去。铜铃仍然会响。卷宗仍然要改。病人仍然会来。仿佛什么也没有变。

只有阿诚觉得有点不同。他开始睡不好。有时半夜醒来，心跳得很快。他以为铃响了。可院子里很静，连风也没有。

第二天，他照常去账房。朱笔还在桌上，卷宗一页一页摊开。大师兄有时会站在他旁边，看一会儿。

“改得稳了。”他说，“字也不抖了。”

阿诚点头。他知道自己确实改得稳了。起初每改一个字，手心都会出汗。现在却能很快改完一页，甚至连停顿也少了。人一旦习惯某件事，便很难再觉得奇怪。就像脚上的鞋，起初磨脚，久了却不觉得，只是脚已经变形。

有一天傍晚，阿诚从账房出来。天已经暗了，院子里没有人。槐树的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。他不知为什么走到井边，站了一会儿。

井口很黑。他往里看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忽然，他觉得有点轻松。井里没有卷宗，没有铃声，也没有人问为什么。他站在那里很久，直到院门那边传来脚步声。

大师兄走过来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阿诚回头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大师兄看了一眼井，又看了一眼他。

“天凉了。别站太久。”

说完就走了。阿诚没有动。他忽然觉得，这口井其实并不深，只是黑，黑得让人看不见底。

冬天来得很快。院子里的风变冷了。铜铃在风里响得更急。有时候夜里，铃声一阵一阵地响，像有人在敲什么东西。阿诚开始更少说话，抄卷宗时也更安静。

有一次，前堂来了个老病人。那人咳得厉害，脸色发青。阿诚递药时，看见他手在发抖。那人问：“这药……能好吗？”

阿诚愣了一下。他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以前他会说：“按方服药，自会见效。”

现在却说不出。最后他说：“试试吧。”

那人点头，走了。阿诚站在柜台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想起卷宗里的那些字。

“大愈。”

“霍然。”

“安。”

这些字在纸上很好看，可在人的脸上，却看不见。

那天夜里，雪下得很大。院子很静。铃声没有响。阿诚却醒了。

他坐了一会儿，觉得胸口很闷，像有人把一块石头放在那里。他穿上衣服，走到院子里。雪落在地上，没有声音。

槐树已经光秃。井口被雪盖了一层白。

他走到井边，把雪拨开。井口露出来。

黑。还是那样黑。

他站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很累。不是一天的累，也不是一年的累，像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累。他想，如果睡一会儿就好了。

井看起来很安静，像一张床。没有铃声，没有卷宗，也没有人问为什么。

他忽然觉得，这井其实很温和。不像院子里的那些东西。它只是一直在那里，不问人，也不叫人。

阿诚把手放在石栏上。石头很冷。

他低头看了一眼井口。

雪还在下，一片一片落进去，很快就不见了。

阿诚忽然觉得，这雪落下去，大概也不会有声音。就像人，有时消失了，也不会有什么声音。

院子很静。

只有雪。

阿诚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翻过石栏。

井口很黑。

他没有再看。

雪继续下，落在院子里，落在槐树上，落在井口。

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第五卷 清醒

(旧卷第五篇。此卷纸页多有水痕，字迹间或模糊。卷末有一行细字：“人言我醒，我却更觉梦深。”——猫抄录者记)

阿诚没有死。

第二天清晨，院子里扫雪的人最先发现井口的痕迹。雪被踩乱了一圈，石栏边有一只鞋印。井里有人声，很低，像在井壁上摩擦。

等人把他捞上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他全身湿透。右腿折了。人却还活着。

消息很快传遍德济堂。前堂里抓药的人听说后，只说一句：“年轻人心气重。”然后照旧拿药走了。后院却忽然热闹起来。大师兄最先赶到。他看了一眼井口，又看了一眼阿诚。没有骂，只是说：“抬进去。”

阿诚被抬进偏房。有人去请郎中，有人去报谷公，有人低声议论。声音压得很低，却还是能听见。

“他怎么会跳井？”

“平日看着挺稳。”

“怕是读书人心思多。”

不多时，谷公来了。他走得不快，脸上也没有怒气，只是站在床前，看了阿诚一会儿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他问。没人回答。阿诚也没有说话。谷公点点头。

“腿折了。养一养。”

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寻常事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。

当天下午，院子里来了几个人。一个是教谕，一个是族老，还有一个穿长衫的先生。他们坐在屋里。阿诚躺在床上，腿被夹板固定。屋子很安静。

教谕先开口：“听说你自己跳井？”

阿诚没有回答。

教谕又说：“年轻人做事，总要有个缘由。”

族老也点头。

“德济堂待你不薄。为何想不开？”

这话问得很温和，像长辈劝人。但阿诚忽然觉得胸口发紧。他想说很多话。想说铜铃，想说卷宗，想说那些改过的字。可话到了嘴边，却只剩一句：“我累。”

屋子里静了一下。

教谕皱眉。

“累？”

族老叹气。

“年轻人吃不得苦。”

谷公一直没有说话。这时他才慢慢开口：“阿诚，你读过书。该明白，医者之道，本是济世。世上苦人多。若你连一点辛劳也受不住，将来如何救人？”

阿诚看着屋顶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些话很熟，像书里读过，也像卷宗里改过。

教谕接着说：“人有时候会生臆症。臆症一来，便觉得自己最苦。其实不过是心志不坚。”

族老点头。

“是这个理。德济堂多少学徒都熬过来了，偏你不行？”

屋子里的人都看着阿诚。那目光并不凶，却像一层网。

阿诚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他们并不是在问，是在等他回答，等他说出他们要听的话。于是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低声说：“是我不好。”

屋子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教谕点头。

“知错便好。”

谷公也点头。

“年轻人一时糊涂，不算什么。只要肯醒，醒了便好。”

于是他们决定，让阿诚写一份《自省书》。

自省书很简单，无非几句话：心志不坚，一时迷惘，辜负师门。

阿诚写得很慢，笔在纸上停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写完了。

写完时，他忽然觉得很轻，像有什么东西从胸口拿走了。那东西大概叫羞愧，或者叫良心。

但没有人问。

教谕看了自省书，点头。族老也点头。谷公把纸折起来，说：“好。既然醒了，就安心养伤。”

他们走后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窗外的铜铃忽然响了一声，很轻。

阿诚躺在那里。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原来“清醒”是这样的。不是看清什么，而是学会承认自己错，即使错的并不是自己。

几天后，阿诚能下床了。腿还疼，但能走。他又回到账房。桌上还是卷宗，朱笔还在那里。大师兄看了他一眼。

“回来就好。”

阿诚点头。他坐下来，打开卷宗。

第一页写着：某病，服药十剂，大愈。

阿诚拿起朱笔，改了一个字。手很稳。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窗外的铜铃又响了一声。

叮。

声音清脆，像是在提醒什么。阿诚却忽然发现，自己不再害怕这声音了。因为铃声已经不在外面，而是在心里。

人一旦习惯听铃，就会慢慢变成铃的一部分。

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：清醒。

第六卷 大师兄

(旧卷第六篇。此卷字迹较整齐，似写于白昼。卷中有几处旁注：“此人原非如此。”——猫抄录者记)

德济堂里，学徒换得很快。

每年都有新人来，也每年有人走。走的人大多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只有一个人例外，那便是大师兄。

大师兄姓梁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大家只叫他“大师兄”。连谷公有时也这样叫。仿佛他生来就叫这个。

阿诚刚来时，大师兄不过三十出头。身形瘦长，脸色略黄。他说话不多，走路很轻，轻得像一只猫。学徒们都怕他，但又不完全是怕。因为他从不大声骂人，也不打人，只是看。他看人的时候，总像在衡量什么。那目光不凶，却很冷，像冬天的水。

阿诚刚进德济堂时，大师兄带他认药柜。那时候的大师兄，似乎还和现在有一点不同。

有一天夜里，阿诚在账房里抄卷宗。灯很暗，墨水快干了。大师兄忽然走进来。他站在桌边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来德济堂，是为什么？”

阿诚想了想。

“学医。”

大师兄点点头。

“学医好。我当年也是这样来的。”

阿诚有些惊讶。因为在他的印象里，大师兄像是一直就属于这里，像药柜，像铜铃，仿佛从来没有别的地方。

“你以前也背《本草》？”

阿诚问。

大师兄笑了一下。

那笑容很淡。

“背过。背得比你还熟。”

阿诚有点高兴。他忽然觉得，大师兄离自己并不远，像是从前的某个自己。但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。

第二年，大师兄开始更多地待在账房。他很少再去前堂。药柜的事情交给别的师兄。卷宗却越来越多。

大师兄改得很快，几乎不用停。有时候他甚至不看原稿，直接写。字迹整齐，语气圆滑。

阿诚有一次忍不住问：“师兄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大师兄抬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些卷宗。很多事……并不是这样。”

大师兄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
“你刚来的时候，我也这么想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阿诚问。

大师兄把笔放下，想了一会儿。

“后来就不想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大师兄没有立刻回答。他走到窗边。外面的铜铃正被风吹得轻轻响。

叮。

叮。

叮。

大师兄听了一会儿。

“人有两种活法。一种是问为什么，一种是不问。你选哪种？”

阿诚没有回答。大师兄转过身。

“我刚来的时候，也问过。问得很多。后来发现，问了也没有用。再后来，就懒得问了。”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很平，像在说一件早已过去的事。

阿诚忽然觉得，大师兄好像很远，远得不像一个人，更像一件东西，一件已经被摆在这里很久的东西。

过了一阵，大师兄又说：“你知道谷公为什么看重我吗？”

阿诚摇头。

大师兄笑了一下。

“因为我稳。稳的人，不会出错，也不会让别人出错。”

阿诚忽然觉得，这句话有点冷，像冬天的井水。后来他慢慢明白，大师兄确实很稳。稳得像石头。不论卷宗多乱，他都能改得整整齐齐；不论事情多难看，他都能说得圆圆满满。连谷公有时也会说：“梁师兄做事，我放心”。学徒们也越来越依赖他。

有人问药材，有人问账，有人问卷宗，大师兄都能答。只是有一件事，他从不再提。那便是医书。

有一次，阿诚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旧《伤寒论》。书页已经发黄。他拿去问大师兄：“师兄，这书还用吗？”

大师兄看了一眼。

“放回去吧。现在很少用。”

阿诚有点疑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大师兄没有解释，只是说：“卷宗比医书有用。”

阿诚当时不明白。后来才知道，这话其实很准确。医书是用来治病的，卷宗是用来治名的。名一旦治好了，病自然也就不重要了。

有一天夜里，阿诚看见大师兄一个人坐在账房。灯很暗，卷宗堆在桌上。大师兄正在写，写得很快。阿诚走近看了一眼。那页卷宗写着：某病危笃，谷公一剂而安。阿诚忽

然觉得，这句话很熟，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大师兄写完，吹了吹墨。抬头看见阿诚。

“还没睡？”

阿诚摇头。

“师兄，你还记得你刚来时，为什么学医吗？”

大师兄愣了一下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窗外的铜铃轻轻响了一声。

叮。

大师兄忽然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像一片旧纸。

“记得。只是现在没什么用了。”

他说完，低头继续写。笔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像一只虫子在啃什么东西。

阿诚站在那里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有点冷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大师兄其实没有变，只是有些东西被一点一点拿走了。先是疑问，再是愤怒，再是羞愧，最后连记忆也变得没什么用了。

剩下的，只有一种东西。

稳。

很稳。

稳得像石头，也像棺材里的木板。

第七卷 最后的夜

(旧卷第七篇。此卷字迹异常整齐，与前数卷的凌乱大不相同。卷首仅写四字：“记此一夜”。卷尾无署名。——猫抄录者记)

那一夜，阿诚起得很早。天还没有亮。院子里很静。

冬天的风不大，铜铃也没有响。槐树的枝条在屋檐上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，像墨水在纸上晕开的痕。

阿诚坐在床边，很久没有动。屋子里没有灯。窗子透出一点灰白的天光。

他忽然觉得，这一夜很长，像一条很安静的路。没有人叫他，也没有铃声。

他慢慢穿好衣服，把被子叠整齐，然后走到院子里。

雪已经化了一些。地面湿漉漉的。院子中央的槐树光秃秃的，枝条像许多细长的手指。

阿诚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去药房。药房的门还没开。他自己推开。

里面的药柜一排一排立着。抽屉上贴着纸签：当归、白芍、黄芩、甘草。

这些字他已经看了两年，熟得像自己的名字。他拿起一块布，开始擦药瓶。动作很慢。

一只一只擦。

瓷瓶在灯光下慢慢变亮。他把它们排整齐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师兄进来了。

“这么早？”

阿诚点头。

“睡不着。”

大师兄看了一会儿，没有说什么，只说：“今日前堂人多。”

阿诚点头，他继续擦药瓶。擦完药瓶，又去整理药柜。每个抽屉都拉出来，看一眼，再推进去。这些动作他已经做了无数次，今天却做得格外仔细，像是在记什么东西。

太阳慢慢升起来，前堂开始有病人。抓药的人来来去去。阿诚照常配药、称药、包药、递给病人，动作很稳，像从前一样。有个老病人来了，是个咳喘多年的老人。阿诚认得他。

老人看见阿诚，说：“还在这里？”

阿诚点头。

老人咳了一阵，问：“这回的药……还是老方子？”

阿诚看了看药柜，点头。

“还是那个。”

老人叹气。

“吃了两年，也没好。”

阿诚没有说话。他把药包好，递过去。老人接过药，慢慢走了。阿诚站在柜台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很远，像在看一个已经走出卷宗的人。

傍晚时，院子里又安静下来。铜铃响过几次，又停了。阿诚回到账房。桌上堆着卷宗，朱笔还在。他坐下，翻开一页。那页写着：某病人，服药十剂，大愈。阿诚看了一会儿，没有改，只是轻轻把卷宗合上。然后开始整理桌子。

卷宗一摞一摞排好，纸张压平，砚台洗净，朱笔放回盒子，桌面擦干净，像从来没有人坐过。大师兄走进来，看见桌子整齐。

“今日倒勤快。”

阿诚点头。

“快过年了。”

大师兄笑了一下。

“是啊。日子过得快。”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窗外的铜铃轻轻响了一声。

叮。

声音很轻，像落在纸上的一滴水。

大师兄忽然说：“你最近稳多了。”

阿诚没有回答。

大师兄又说：“人只要稳下来，就好了。”

阿诚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师兄走了。账房只剩阿诚一个人。

夜慢慢深了，院子很静，没有铃声。

阿诚站起来，把灯吹灭，然后走出门。院子里月光很淡。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，像一片旧墨。

阿诚走到后院。那里有一口井。井口很黑，像一直在那里等着什么。

阿诚站了一会儿，没有立刻靠近。他只是看着。井口的石栏已经磨得很光，雪水在石头上留下浅浅的痕，像时间。

他忽然觉得，这一切都很安静，安静得像什么都已经结束。

他想起两年前，自己第一次走进德济堂。那时候，他站在石阶下，看着那块金匾，觉得那是一个很亮的地方。

现在想来，那光大概只是灯。灯在里面，人却在外面。

阿诚靠近井口，往里看。

黑。

还是那样黑。

他忽然觉得，这井其实很诚实。它从不说自己能救人，也从不说自己有名望。它只是一直在那里，深，安静。

阿诚在井边站了很久。铜铃没有响，院子也没有人。

他忽然觉得，这一夜很完整，像一页写完的纸。

他轻轻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低，像是在对自己说。

“夜班上完了。”

然后他翻过石栏。

井口很黑。

他没有再看。

院子很静。

月光落在井边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第八卷 招牌

(旧卷第八篇。此卷纸页最为完整，字迹亦较平稳。卷末只写两字：“至此。”——猫抄录者记)

阿诚走后，德济堂并没有什么变化。

第二天清晨，院子里的铜铃照旧响了。

扫院子的老仆第一个发现井口的痕迹。石栏上有一道湿印。雪已经化了。井里很静。

后来人把他捞上来。这回没有声音。

大师兄站在旁边看着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抬进去。”

事情很快就结束了。前堂照常开门，抓药的人照常排队。有人听说后，问了一句：“哪个学徒？”

有人答：“姓陈的那个。”

那人点点头。

“年轻人心气重。”

然后继续拿药。

德济堂的院子很快恢复安静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午后，谷公出来了一次。他站在门口，看了看院子，又看了看井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，太脆。”

旁边有人点头。

“是。如今的人读书多，吃苦少。”

谷公没有再说什么。

他回屋去了。

第二天，账房里的卷宗照常整理。大师兄坐在桌前。朱笔还在那里。那一页卷宗还摊着，上面写着：某病人，服药十剂，大愈。

大师兄看了一会儿，把卷宗合上，然后继续写。字迹依旧整齐，像从前一样。

几天后，城里来了一位新的学徒。他从乡下赶来，背着布包。包里有医书，还有一点银子。他站在街口，看见那块匾。德济堂。

金底黑字。

阳光落在上面，亮得像火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眼睛慢慢亮起来。

路边卖茶的人看见了。

问：“来拜师？”

那年轻人点头。

“学医。”

卖茶的人笑了一下。

“好地方。”

他说。

年轻人走上石阶。门槛很高，他差点绊了一下。但还是进去了。

前堂很宽。药柜一排一排。空气里有药香，苦，却带着一点甘。

有人从里面走出来。是大师兄。他看了一眼年轻人。

“找谁？”

年轻人连忙行礼。

“拜师。”

大师兄点头。

“跟我来。”

他们走进后院。

院子里槐树已经发芽。枝条很细。风吹过时，铜铃轻轻响。

叮。

叮。

叮。

年轻人抬头看了一眼，觉得很好听。

大师兄却没有看。他只是往前走，脚步很轻，像一只猫。

院子角落里，那口井还在那里。石栏已经干了。没有人再提起它。只有偶尔夜里，风吹过时，井口会传出一点回声，像远处的铃，又像什么人在很深的地方轻轻敲石头。

但没有人去听。因为德济堂里的人都很忙。忙着配药，忙着改卷宗，忙着迎接新的病人，忙着维持那块匾。

那块匾很亮，亮得像太阳。站在街口的人看见它，总会停一停，然后抬头，眼睛慢慢亮起来，像当年的阿诚。

我有一次站在街口，闻到一股味道。像药，又像纸灰。苦，很苦。苦得像真相。可那味道很快就被药香盖住了。

因为德济堂的门一直开着。

而那块招牌，一直在那里，亮着。

——至此——